

中東和北非區域概述

隨著 2014 年的完結，這一年對數以百萬計的中東和北非地區的人而言是災難性的一年；這一年看到不斷的武裝衝突使敘利亞和伊拉克遭受可怕的虐待；平民在加沙承受著到目前為止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最致命一輪的戰鬥；以及利比亞受到剛開始的內戰影響，似乎越來越步向敗亡。也門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社會，其中央機關面臨什葉派在北部的叛亂，在南部聲援分裂的運動以及在西南部的持續叛亂。渴望變革的人民曾在 2011 年大舉起義，震撼了阿拉伯世界，更成功把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也門的長期統治者趕下台。這一切在這一年恍惚成為了遙遠的回憶。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那裡新的議會順利地在 11 月完成選舉。當局至少採取了一些行動，以追究早前嚴重侵犯人權的責任。埃及在相比之下遠遠沒有樂觀的理由。在那裡，軍事將領在 2013 年把起義後的首任總統攆下台，然後掌控了國家的總統位置，而且維持了一波高壓統治。不僅針對穆斯林兄弟會及其盟友，而且亦壓迫許多其他派系的積極分子以及媒體工作者和人權活動分子，令數以千計的人被判處監禁和數百人被判處死刑。在海灣地區，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當局不懈努力扼殺異見，杜絕任何對當權者的反對跡象，他們深信西方的主要民主國家盟友皆不太可能提出異議。

2014 年透過參與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武裝衝突的武裝集團中看到了人類的殘暴，特別是自稱伊斯蘭國的組織（IS，前稱 ISIS）。在敘利亞，IS 和其他武裝團體控制該國大片土地，包括敘利亞最大的城市阿勒頗的大部分地區，並對違反他們的版本的伊斯蘭法的人實施“懲罰”，執行包括公開殺戮、截肢和鞭笞等行為。IS 也在伊拉克遜尼派中心地帶獲得了優勢，該組織對反對他們的人施以恐怖統治，約處決了數百個被虜的政府軍人、少數民族、什葉派穆斯林和其他眾多的人，包括反對他們的遜尼派部落。IS 也針對宗教少數派和少數民族，驅逐基督徒，並迫使成千上萬的雅茲迪族和其他少數群體離開他們的家園和土地。IS 部隊以處決方式槍殺雅茲迪族男子和男孩，並綁架數百名雅茲迪族婦女和女童，使她們淪為奴隸，迫使她們與 IS 戰士結婚，其中包括數千名來自歐洲、北美、澳洲、北非、海灣和其它地方的外國志願者。

有別於很多其他犯下非法殺人，但力求秘密地犯下罪行的人，IS 厚顏無恥地公開它的行動。它保證了自己的攝影師到場並拍攝一些最惡劣的行為，包括把記者、救援人員、被虜的黎巴嫩和伊拉克士兵斬首。然後，他們把殺戮的片段製成清晰但殘酷可怕的短片，並上傳到互聯網作為宣傳、人質談判和招聘工具。

IS 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取得了快速的軍事進展，加上西方人質和其他人被其殘殺，導致美國在九月打造一個反 IS 聯盟，超過 60 個國家參與，包括巴林、約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對 IS 的位置以及其他非國家武裝團體發動空襲，造成平民傷亡。在其他地方，美國部隊繼續以無人機和其他攻擊，打擊阿爾蓋達組織在也門的分支機構，此因政府和非國家武裝團體之間的鬥爭日益發展成超國家的鬥爭。同時，俄羅斯繼續在聯合國保護敘利亞政府，並轉讓軍火和彈藥，以提供他們戰爭所需，而忽視敘利亞當局所干犯的戰爭罪行和其他嚴重罪行。

IS 的暴行，以及他們所引起的關注和政治危機意識，這些威脅一時間掩蓋了敘利亞政府軍的持續和大規模的暴行，他們前仆後繼地戰鬥以維持對管治地區的控制，並奪回來自武裝團體的地區，而完全無視平民的性命和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義務。政府軍對住滿平民的地區進行了無差別攻擊，使用了不同的重型武器，包括油桶炸彈、坦克和炮火；對平民保持了無限期的圍困，令其無法獲得食物、水和醫療用品；並襲擊醫院和醫護人員。他們還繼續關押大量異見者和懷疑的敵對勢力，其中許多人遭受酷刑和居於惡劣環境，並最終遭到非法殺害。在伊拉克，政府對應 IS 擴張的方法是加強親政府什葉派民兵的力量，並任由他們在被視為反政府或同情 IS 的遜尼派社區行動，而同時在摩蘇爾和其他由 IS 所控制的中心施以無差别的空襲。

在大多數現代衝突中，平民往往付出最沉重的代價，因為交戰雙方忽略了他們避免傷害平民的義務。以色列和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之間在加沙地帶的 50 日衝突中，對巴勒斯坦平民、其房屋和基礎設施做成大規模的破壞、損毀、死亡和受傷。以色列軍隊對人煙稠密的家園展開攻擊，在一些情況下殺死全家，破壞醫療設施和學校。房舍和民用基礎設施亦被故意破壞。在加沙，超過 2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約 1500 被證實為平民，其中包括超過 500 多名兒童。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向以色列平民區發射了數千發火箭和迫擊砲彈，造成 6 名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 1 名兒童。哈馬斯武裝人員還處決至少 23 名巴勒斯坦人，他們被指控與以色列合作，其中包括未經審訊的釋囚。交戰雙方均犯下戰爭罪行和其他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在衝突期間沒有受到懲處，重複著早幾年的模式。以色列對加沙實施的海、陸、空封鎖，自 2007 年以來毫不間斷，加劇了 50 日衝突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嚴重阻礙重建工作，並對加沙的 180 萬居民構成違反國際法的連坐處分。

政治和其它緊張因素在 2014 年於中東和北非達到了武裝衝突的最極端形式。但這個區域作為一個整體，皆受制於其制度或其它弱點，令本身的衝突火上加油，無法緩解局勢。這些因素包括對批評或異議缺乏寬容的政府和一些非國家武裝團體；弱勢或缺乏立法機構，無法制衡和監察濫用權力的行政機關；缺乏司法獨立和刑事司法系統服從於行政機關的意志；加上失敗的問責制度，其中包括國際法規定下的國家義務。

對異見者的鎮壓

各國政府在該地區繼續打擊持不同政見者，遏制言論和其它表達自由，當中包括社交媒體。法律定罪的表達視為冒犯國家，政府或司法官員，甚至外國政府領導人的頭上，被用來關押批評在巴林-如果法庭判處一位著名女活動家有期徒刑三年撕毀的照片王-以及在埃及，約旦，科威特，摩洛哥，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法律對冒犯國家元首、政府或司法官員，甚至是外國政府領袖嚴加定罪，此法律用於在伊朗，批評者面臨審判，罪名包括作為死罪的褻瀆神靈。在阿聯酋，當局繼續進行不公平的審判，並判處親改革的倡導者長期徒刑，而且推出了新的反恐法，把和平抗議等同於恐怖主義，最高處以死刑判決。

阿聯酋和其他一些海灣國家，包括巴林，科威特和阿曼，建立或使用權力以剝奪他們的國籍及因此使他們失去公民權利，令他們可能成為無國籍者，藉以懲罰他們和平的批評。巴林，科威特和阿聯酋在年內皆行使了這些權力。

結社自由亦普遍遭削減。許多國家的政府都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一些政府，包括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西撒哈拉，規定獨立的協會例如人權組織，需要向政府正式登記為才符合法律，但同時政府阻止這些組織的註冊或騷擾那些已經註冊的組織。在埃及，當局威脅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的存在。

和平集會的權利，以 2011 年震撼整個地區的抗議活動為例，於 2014 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許多國家的政府削減。阿爾及利亞當局透過阻隔抗議場地和逮捕示威者，扼殺示威活動。在科威特，當局繼續禁止 Bidun 社區的成員示威，其中很多人繼續被剝奪科威特國籍，巴林，埃及和也門安全部隊過度使用武力，包括對示威者使用不必要的致命武力，造成示威者死亡和受傷。在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士兵和邊防警察槍殺投擲石塊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反對以色列長期軍事佔領下的村落、高牆及其他措施的人。

在其他地方，身份不明的槍手犯下非法殺人罪且逍遙法外，並不時針對那些為人權和法治發聲的人。在利比亞，曾為 2011 年起義的主要倡議人之一的人權律師 Salwa Bughaighis，她在傳媒訪問中批評當局強大但漠視法律的武裝部隊，她返回班家西的家後隨即遭槍手入屋行刺，當場死亡。

司法系統

任意逮捕和拘留，長期關押及未經審訊，強迫失蹤和不公正的審判在整個地區而言是常見的，這表示了當局透過腐敗的刑事司法系統，壓制異見人士。數千人在敘利亞，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被未經起訴或審判關押，或經不公平審訊後判監。在巴林，伊朗，阿聯酋和其他地方亦有少數人被如拘留；有些人則被強迫失蹤。以色列當局在沒有審訊下行政拘留約 500 名巴勒斯坦人；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則在以色列監獄服刑。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巴勒斯坦當局繼續拘留政治對手；在加沙，軍事和其他法院判處涉嫌與以色列“合作者”死刑。

利比亞叛變民兵部隊拘留數千人，有的自卡扎菲在 2011 年倒台後即被拘留，當中很多人被拘留於苛刻和不人道的環境，而沒有被提前釋放的消息。

橫跨大部分地區，法院審判及判決甚少考慮正當程序，往往在實行長期監禁和採納於酷刑後錄取的“口供”的基礎上，對被告提告多項廣泛且模糊的罪行，保證被告必然被裁定罪成。在埃及，一名法官對涉嫌參與一宗致命的襲擊警署案中的數百名被告，在經歷兩次原則性缺陷的審訊後發出初步的死刑判決，；另一名法官在沒有實質證據下判處三位著名的傳媒人士漫長的刑期；以及國家領袖新頒布的法律，增加了權力以對平民參與恐怖主義或其他罪行施以不公平的軍事審訊。在巴林和阿聯

酋，法庭按政府當局的要求，審判那些被指控與國家安全有關或對當權者不利的被告；在這兩個國家，法院判處那些為被錯誤關押的家庭成員上訴的人入獄。伊朗革命法庭繼續對被告控以幾乎無可定義的罪行，並處以嚴厲的刑罰，其中包括死刑。在沙特阿拉伯，那些被針對及判處的人包括了律師，他們曾代表被控有關國家安全罪行的人辯護，以及批評法院的不公平審訊。

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仍然是該地區的主要執行死刑的國家。在這三個國家中，有關部門大量被告執行死刑，其中許多人經過不公正的審判。在沙特阿拉伯，在那裡許多受害者被執行死刑 - 單在 8 月已有 26 人 - 他們全部被公開斬首，其中包括 1 名男子被定罪使用巫術和其他人則被定罪違反非暴力的藥物罪行。超過 30 個月後暫歇後埃及於 6 月恢復了死刑，由於幾百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和其他死囚在這一年已用盡所有方法上訴，這或許預示了即將執行大規模的死刑。約旦也在 8 年的沉寂之後，在 12 月恢復執行死刑。在黎巴嫩，法院繼續作出死刑判決，但當局暫緩執行死刑，就像在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這些國家一直在事實上保持著長期的暫緩死刑。

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整個地區，安全部隊對被拘留者施以酷刑或其他虐待，有時更達工業規模。在敘利亞，孩子們亦成為受害者，當中大量被拘留者因酷刑或其他虐待而死亡的報告，卻往往難以核實。今年一月，相片證據展示了數以千計被敘利亞政府拘留的拘留者死亡，其中許多顯然是由於毆打或其他酷刑或飢餓所致。酷刑流行於埃及，那裡的受害者由涉嫌干犯輕微刑事罪行的人，以至參與穆斯林兄弟會，均被當局施加酷刑。這些和其他國家常用的酷刑方法包括腳踢、毆打被網綁四肢的犯人、長時間以受壓的姿勢站立或蹲低、電擊犯人生殖器及其他敏感位置、威脅被拘留者和他們的家人，在一些情況下，強姦和進行其他性虐待。通常情況下，酷刑用來收集信息，令受害者供出其他嫌疑犯人或"認罪"，法院從而對異見者或政敵判以監禁，但它亦被用來侮辱、羞辱、和在精神上及身體上對受害者製造創傷。一般而言，兇手使用酷刑而不受懲罰：政府經常無視國際法中為酷刑進行獨立調查的義務，極少起訴涉嫌執行酷刑的加害人，而且即使提告，亦極少入罪。

逍遙法外

不止酷刑加害人能逍遙法外。政治和軍事領袖亦是如此。他們是戰爭罪行和其他由政府武裝部隊於衝突中違反國際法的策劃人或下令者，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也門等國家，還有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在加沙和以色列，以及和那些在埃及，伊朗，沙特，阿聯酋和其他地方主持了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的人。在巴林，政府承諾為 2011 年進行的酷刑進行獨立調查，以回應由國際專家進行的一項獨立調查的結果，但直至今年年底，政府仍未履行該承諾。在阿爾及利亞，當局長期堅持拒絕調查非法殺人及其他侵犯人權的歷史。在也門，該國前總統和他的親信繼續從免責協議中得益，他於 2011 年的抗議活動中被迫交出權力，而他的部隊殺害了許多示威者。在突尼斯，新政府局曾起訴安全部隊的一些前高級官員和成員在起義期間非法殺害抗議者，但軍事上訴法院判處較少的罪行及刑罰，以至大部分罪犯均獲釋放。

就著對敘利亞國家司法系統的失敗或無能以致造成以有罪不罰現象，人權組織，包括國際特赦組織一再呼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在敘利亞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地的情況呈交國際刑事管轄法院 (ICC) 審訊，但皆置若罔聞。與此同時，利比亞仍然受到國際刑事法院在 2011 年開始的調查，但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未能對隨著利比亞再次內戰而犯下新的一輪戰爭罪行進行新的調查。

歧視 - 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人士

在一片政治動盪，宗教和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派主義籠罩著整個地區，政府和非國家武裝團體對少數族裔越加猜疑和不容忍。最殘酷的反映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有許多人被逮捕、綁架、從自己的家園被“種族清洗”，或因其出生地或宗教而遭殺害，但在利比亞，其中，民族或部落亦是殺人的常見原因，並呈上升趨勢。

在海灣地區，伊朗政府繼續關押巴哈教徒和禁止他們接受高等教育，並限制其他宗教少數派和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權利。而據報導，當局暗中處決 Ahwazi Arab 人權分子。在沙特阿拉伯，當局在石油資源豐富的東部省份，對批評政府的什葉派持續鎮壓，判處維權人士長期監禁，並且至少在一個案件中，經過不公正的審訊判處死刑。在科威特，政府繼續褫奪數以萬計 Bidun 族的公民身份及其相關權利。

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者

在 2014 年，敘利亞超越了其他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嚴重的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的危機。到今年年底，約 400 萬難民在敘利亞衝突中逃離。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當中絕大多數-大約 95% 的人逃亡到鄰近國家：至少 110 萬人在黎巴嫩，超過 160 萬人在土耳其，60 多萬人在約旦，超過 22 萬人在伊拉克，超過 13 萬人在埃及。國際救援組織沒有獲得足夠的資金，協助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在 12 月，聯合國每年為 2014 年敘利亞難民區域性應對計劃只剩下 54% 資助，以及世界糧食計劃署因缺乏資金，被迫暫時中止對 170 萬敘利亞人的食物援助計劃。在許多地方，這麼多難民的迅速湧入令當地國家的資源負擔大增，引發難民和當地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約旦和黎巴嫩，當局採取措施，禁止從敘利亞逃出的巴勒斯坦難民進入國家，以至禁止任何從敘利亞而來的難民；埃及當局則強行遣返難民至敘利亞。

在敘利亞，另外有 760 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許多人因戰鬥或宗派襲擊而被迫離開家園。有些人一再流離失所；許多人在國際人道主義機構無法接觸的地方或被困在政府軍和非國家武裝團體包圍的區域。他們的處境極其危險，前景未明。雖然沒有別處的難民危機可與敘利亞的規模匹配，但其湧入伊拉克的難民亦導至了當地也看到了成千上萬的人於國內流離失所，部分原因是 IS 的暴力和虐待，但他們亦受到親政府的什葉派民兵攻擊和虐待。在利比亞，數千人在 2011 年被米蘇拉塔武裝民兵從 Tawargha 迫令離開，且繼續無法返回家園，他們更面臨進一步的流浪，因為在 2014 年中首都的黎波里和其他地區亦陷入武裝衝突。在加沙地帶，以色列自 7 月 8 日起的 50 日武裝衝突中，轟炸和其他攻擊摧毀了成千上萬的房屋，造成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在以色列，政府拘留剛從蘇丹、厄立特里亞和其他國家抵埗的尋求庇護者於 Naqab /內蓋夫沙漠的設施中，並在不保證其安全的情況下把難民“自願”遣返，很大機會違反了“不推回原則”。

移民權利

新移民助長了該地區許多國家的經濟活區，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的海灣地區，在那裡他們在建築及其他工業和服務性行業中擔任重要角色。儘管其對當地經濟的重要性，在大多數國家的移民工人仍然沒有充分受到當地勞動法的保護，並使其受到剝削和虐待。卡塔爾參與遴選舉辦 2022 年足球世界杯，其有關它聘請建築工人建立新的體育場館和其他設施的官方政策和做法仍然受到質疑。這引致政府

做出改革的承諾，以回應公眾壓力。然而，卡塔爾就像其他海灣國家，贊助或用於招收外來工人和規範他們的卡法拉系統均加劇了外來工人權利的踐踏，這是因為缺乏了由官方推動的措施以保障外來工人的權益。很多外來工人在該地區被雇主要求長時間工作，且沒有休息及假日，並對企圖離開不法雇主的人威嚇予以拘捕或驅逐出境。

也許最脆弱的是那些成千上萬來自亞洲的女性，特別是受僱為家庭傭工，她們可能受到身體或其他虐待，包括性虐待和其他形式的虐待。這些勞工沒有任何或足夠的補償。沙特阿拉伯當局把“過剩”的外來工人大規模驅逐往也門和其他國家，這些人往往先被扣留於惡劣的環境中。在其他地方，在一些國家如沒有有效法律的利比亞，外來工人面臨歧視和其他虐待，包括暴力和在檢查站、路障和街道上遭持械行劫。

成千上萬的人，其中不少人被人口販子欺騙，試圖登上滿載或殘破不堪的貨船，以橫渡地中海，逃離當地展開新生活。有的成功到達歐洲，有的則從海上被意大利海軍驅趕，至少有 3000 人給淹沒。

強制拆遷

在埃及，當局繼續驅逐在開羅和其他地方的“非正式定居點”，且沒有向居民提供充足的預先通知或替代住所或補償。受影響的包括居住在被當局認為是“不安全”的地區，以及為了新的商業發展而需將本來的房屋拆毀。軍隊也強拆了至少 1000 個在加沙邊境居住的家庭的房屋，以創造一個“緩衝”地帶。以色列當局亦進行了強制拆遷。在約旦河西岸，其中包括耶路撒冷東面，他們懲罰性地摧毀了誰安裝對以色列平民施襲的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並拆除數十間被指非法建築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在以色列，當局強行驅逐居於 Naqab /內蓋夫地區內被官方介定為“未經批准的村落”的貝都因人。

婦女權利

在整個地區，婦女和女童在官方政策下受到法律歧視，並且沒有受到充分保護，防止性暴力和其他暴力。這種根深蒂固的歧視在 2014 年亦沒有明顯改善。在 2011 年當地的人民起義中，婦女有前所未見的重要性。三年以來，他們似乎隨著政治變

化成為了主要的輸家，例如在埃及，一群男子攻擊和性侵犯在開羅周邊解放廣場的女性示威者。突尼斯是個明顯的例外——在那裡，兩名警察強姦罪名成立，判處漫長的刑期。政府恪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任命一個專家委員會起草法律框架，以打擊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當局也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法律行動，儘管成效有限。前者終於承認於 1990 年代內戰衝突中被強姦的婦女有權獲得賠償，而後者取消一個刑法規定，該規定允許強姦犯迎娶受害人後即免獲刑責。

在海灣地區，儘管在政治和宗教問題上的相互敵視，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均對婦女權利有駭人記錄。在伊朗，近年來許多婦女權利分子被拘留或監禁。當局拘留的婦女和女童包括抗議有關禁止她們觀賞部分體育賽事的官方禁令。在沙特阿拉伯，當局逮捕或威脅違抗女性禁止駕駛禁令的婦女。在這兩個國家，當局也嚴格執行有關女性儀容及行為的準則，並保留了以死刑懲罰通姦的法律。在也門，婦女和女童持續面對早婚和強迫婚姻。在某些省份，則很多女性的生殖器官被進行割禮。政府普遍無法為婦女及女童對防止性暴力及家庭暴力提供足夠的保護。在伊拉克激進的 IS 勢力把可能數以千計不同種族或宗教的少數的婦女或女童綁架及出售為“妻子”，或成為不同武裝團體包括 IS 成員的奴隸。面對這個前所未見的惡劣情況，宗教領袖卻視若無睹。

2014 年對大部分中東和北非地區而言是一個苦難極多、令人震驚的一年。這一年看到了近代歷史上最惡劣的暴行，且直至年終，皆未見進步。然而，在一片慘況中，當地屬於不同政治光譜的社會運動家及維權分子，持續透過不同方式，向權力說誠實的話，面對暴政絕不屈服，幫助受傷及弱勢人士，以及不只為自己權利、更為大眾權利而奮鬥，即使他們往往為此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這些無畏無懼的個人，當中不少被稱為人權鬥士，也許就是 2014 年最非凡、最永恆的特徵，也是這個地區未來人權發展的希望。